

# 最后的捕鲸人

## 在挪威的罗弗敦群岛 这种古老生活方式正走向消亡



捕鲸人克里斯蒂安森(左下)和他的助手汉森(右上)在捕鲸船上工作



1951年,罗弗敦群岛某个码头挤满了渔船



69岁的捕鲸人克里斯蒂安森的捕鲸船上挂着他捕到的鲸鱼

### 影响

## 年轻人离开海岛 不愿当捕鲸人

捕鲸人的消亡和鳕鱼业的合并正改变着罗弗敦群岛的面貌,这种改变在斯科洛瓦(Skrova)体现得最为明显。几十年前这里曾是繁荣的渔港,有至少8个加工厂加班加点地对鳕鱼、鲱鱼等进行加工。当时渔业和捕鲸业正在蓬勃发展,斯科洛瓦就是这个繁荣浪潮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早期,斯科洛瓦成为了整个挪威百万富翁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闲暇时,富有的工厂主和渔民们喜欢在码头边的长凳上休息,这些凳子被当地人戏称为“百万富翁的长凳”。现在,这些旧凳子依然还在码头上,经历了风雨的洗礼,但曾经在凳子上休息的百万富翁们却早已被海产公司挤出了海产业。斯科洛瓦的鱼类加工厂大部分已经关闭,随着工作岗位的减少,斯科洛瓦的人口骤减,现在常住人口仅为150人。

现在斯科洛瓦老式的家族经营海产公司只剩下埃林森一家,埃林森海产公司依然业务繁忙,每年出产12000吨当地养殖的鲑鱼。此外,每年夏天埃林森海产公司都从当地仅存的几名捕鲸人手中购买鲸鱼肉。“说实话,购买鲸鱼肉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商业性行为了,”42岁的乌尔夫·克里斯蒂安·埃林森表示,他是经营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人。“我们继续购买鲸鱼肉基本上是出于对我们的古老传统的尊敬,我的祖父1947年是作为鲸鱼肉买家开创了埃林森海产公司的,我们希望能竭尽所能保持这部分业务。”

捕鲸业和渔业衰落,斯科洛瓦的轮渡业正在兴起。每年秋天,都有一批在斯科洛瓦上完小学的孩子收拾好行装离开家乡,前往地区中学上学。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离开海岛进入外面的世界是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这个开始将引导他们离开斯科洛瓦。

今年秋天将有5个青少年离开斯科洛瓦,明年会有两个,后年会有3个。随着不断有学生离开却没有新生入学,斯科洛瓦目前规模已经很小的社区学校将进一步萎缩。“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家庭搬进斯科洛瓦,”埃林森说道,不过他的女儿奥罗拉也将在今年秋天跟同龄的伙伴一起前往地区中学接受教育。

“等我老了之后,我想回到这里过退休生活,”17岁的朱恩·克里斯汀·豪维克表示,她的母亲是在埃林森海产公司工作了35年的老员工。朱恩的两个姐姐已经离开斯科洛瓦,在远离海岛的城市安了家。朱恩也将追随姐姐们的脚步,在今年秋天登上轮渡走向未知的明天。

在20世纪50年代末,挪威罗弗敦群岛的捕鲸业十分繁荣,约有200名捕鲸人从事这一工作。然而,如今罗弗敦群岛上的捕鲸人只剩下20名左右,这种代表了罗弗敦群岛历史、文化的古老生活方式正走向消亡。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鲸鱼数量减少、环保组织反对捕鲸,而是市场对鲸鱼肉的需求锐减,此外,海岛上的年轻人也不再愿意以捕鲸为生。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 数量锐减

## 从鼎盛时期的200人减至20人

挪威西北海岸线附近的罗弗敦群岛一直被视为荒凉、寒冷之地,在北欧民间传说中,它连绵的山脉是巨鹰和死亡之神侍女的出没之地,它峭壁间狭长的海湾也曾为著名的海盗提供庇护。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一艘小木船在平静的海面上悠然行驶,小船的主人——69岁的冉·比约恩·克里斯蒂安森已在这附近的水域上驾船航行了50多年,他是一名典型的挪威捕鲸人。在整个夏日捕鲸季中,克里斯蒂安森大概将捕到三四十头小须鲸。他会在甲板上屠宰这些鲸鱼,将肉卖给沿海地区的海鲜商人。

在50年的捕鲸生涯中,克里斯蒂安森经历了很多次海上、陆上风暴。近年来他还要面对动物保护者的“讨伐”,罗弗敦群岛上一一些捕鲸人的捕鲸船就曾遭到动物保护者的蓄意破坏。数年前克里斯蒂安森还曾经历过一次可怕的故事,他的鱼叉炮走火,左手差点残废。

然而如今,克里斯蒂安森不仅感觉到自己的捕鲸生涯将走向尾声,还预感到捕鲸人这种古老生活方式消亡的命运。在今年的捕鲸季中,包括他自己的小木船,整个罗弗敦群岛只有20艘捕鲸船展开工作,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克里斯蒂安森还是一名学徒时,在这片水域中工作的捕鲸人曾有约200名。

罗弗敦群岛捕鲸业的衰落并不是因为鲸鱼数量少,也不是因为对捕鲸的争议,而是出于更为平常但也更为必然的原因:新一代的挪威人,即使是那些在罗弗敦群岛长大的年轻人,不再想要成为一名捕鲸人。他们希望在城市里找到更为稳定的工作,或者进入沿海的石油企业工作,一批批年轻人正离开他们成长的岛屿。

这种转变堪称一种讽刺,因为在罗弗敦群岛的历史上,它一直对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它曾吸引着所有沿海青年来访,吸引着渔民们冒险、发财、跟死神竞赛。

每年都会有几个月,大量大西洋鳕鱼迁徙,来到罗弗敦群岛附近的珊瑚礁和浅滩,渔民们就会蜂拥而至捕捉大西洋鳕鱼,这个传统已维持了一千多年,罗弗敦群岛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前来追求发财梦的渔民。现在,虽然捕鱼业依然利润丰厚,但随着海产公司的介入,渔民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此外,即使是想要继承传统,成为渔民的年轻人,也面临种种困难。他们想要买一艘船的话,就需要花上大约几十万美元,但银行不愿意贷款给这些年轻人。

22岁的伊萨克森立志成为渔民,他说:“我是一名新北欧人,朋友们知道我决定当渔民后觉得这很可笑。不过知道我能挣多少钱后,他们一定对这个数目印象深刻。”

### 原因

## 鲸鱼肉的市场需求锐减

跟罗弗敦群岛的鳕鱼业相比,商业捕鲸算是“后起之秀”。“我祖父那辈人还从没听说过捕鲸这回事,”现年83岁的渔民本恩特森表示,他是他的渔村里现存最后一位村民。

当商业捕鲸最终来到挪威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19世纪60年代,一位名为斯文德·佛伊恩的挪威航运和捕鲸业大亨发明了鱼叉炮——火药发射的带有倒钩和绳索的用于捕捉大型鱼类的工具,这一发明让挪威从全球的捕鲸国家中脱颖而出。

然而,挪威的渔民们将19世纪70年代捕鱼量的减少归咎于捕鲸行为,经过渔民和捕鲸人的争论之后,挪威成为了世界上首个禁止在领海捕鱼的国家。从那时起,挪威的商业捕鲸人开始在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水域中捕鲸。

与此同时,罗弗敦群岛的渔船队开始将帆船换成发动机驱动的轮船。由于捕鱼工具变得先进,一些渔民也开始捕捉鲸鱼,作为经济大萧条时期补贴家用的方式。1958年对罗弗敦群岛的捕鲸人来说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192艘渔船捕到了4741头小须鲸,标志着罗弗敦群岛的捕鲸业达到鼎盛时期。不过,变化也悄然来临,到了1973年,罗弗

敦群岛的捕鲸人数量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就是在这一年,捕鲸人克里斯蒂安森购买了自己的捕鲸船。从这一年起,罗弗敦群岛捕鲸人的数量不断减少。

与生态原因相比,经济和社会原因才是造成罗弗敦群岛捕鲸人减少的主要原因。捕鲸的成本越来越高,回报越来越少。尽管挪威奥斯陆的一些高级餐厅依然提供鲸鱼肉排,但挪威的很多普通消费者将鲸鱼肉看成经济大萧条时代的食物,或者认为吃鲸鱼肉不够环保。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的规定,鲸鱼肉的出口市场变得很小。因此,尽管挪威政府对捕鲸业的年度配额是1286头小须鲸,但实际上捕鲸人捕捉的鲸鱼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数目,2011年挪威的捕鲸人捕捉了533头小须鲸。

挪威的一些绿色环保组织在原则上也坚决反对捕鲸,因此对于捕鲸人这种生活方式即将在一代人之内消亡,他们乐见其成。现在北大西洋的小须鲸数量据估计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而近年来挪威捕鲸的数量每年不超过1000头,因此捕鲸完全不会对小须鲸种群造成威胁。正走向灭绝的不是小须鲸,而是捕鲸人。